

海洋文藝叢書

黑姑娘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李 昕 譯

海洋文藝社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精选

黑姑娘

——民间故事精选

· · ·

中国民间故事精选

I 14
W 718

黑姑娘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李
斯
譯



黑 姑 娘

——亞非拉小說選譯

李 昕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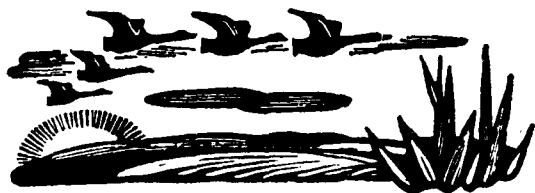
—— • ——

出 版：海 洋 文 藝 社
香 港 九 龍 砵 蘭 街 十 八 號
仁 俊 大 厦 壹 樓 A 座

印 刷：大 新 印 刷 公 司
香 港 上 環 西 街 四 十 七 號 地 下

—— • ——

1977年11月初版



■ 目 次 ■

婚禮舞會····· (菲律賓) 亞馬多爾·達吉奧	1
父女情····· (印度) 泰戈爾	13
信····· (印度) 杜麥克吐	24
給孩子的生日禮物····· (埃及) 邁哈穆德·狄亞卜	35
夢····· (敘利亞) 亞巴德爾·沙林·阿烏乍里	46
黑姑娘····· (塞內加爾) 烏斯曼	55
可愛的鮮花····· (塞內加爾) 約瑟夫·索比爾	76
兩姊妹····· (加納) 亞瑪亞太艾度	88
死亡禮物····· (塞拉利昂) 沙列夫·伊斯蒙	109
生活是美好的····· (塞拉利昂) 亞比奧舍·尼哥爾	125
高壓電綫····· (南非) 傑克·哥甫	135
舞會····· (南非) 占士·馬太斯	150
勝利者····· (烏干達) 巴巴拉金曼妮	165
起來，親愛的！····· (千里達) 振·威廉斯	181
最後幾分鐘····· (圭亞那) E. R. 白里夫維特	190
拾空瓶子的人····· (巴巴多斯) 奧斯丁·奇勒	200
譯後記·····	212

婚禮舞會

(菲律賓) 亞馬多爾·達吉奧

亞馬多爾·達吉奧 (Amador Daguio) 一九一二年出生呂宋北部山區。他攻讀於菲律賓大學，在大學裏，他寫過一些小說和詩歌，都會獲獎。達吉奧早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那時，他完成了第一本詩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組織了劇團，演出了他寫的兩部劇本，還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和一部小說。一九五一年，他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寫作中心”學習，在這段時間裏，他主要是翻譯菲律賓卡靈加族的民歌。回到菲律賓後，他在馬尼拉學習法律，一九五四年成了律師，在政府各部門擔任過各種職務和到大學講課。

《婚禮舞會》載於一九五三年的《斯坦福短篇小說集》中。描寫了發生在卡靈加族的非基督教徒間的動人事件。

亞威祖用手攀着作為門檻的橫樑，一跳就到了狹窄的門邊。他拉開門，踏進屋裏，再把門掩好。他靜靜地似乎在等待着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向黑暗裏說：“我很抱歉要這麼做，我真的感到

抱歉，但是我們倆都是無能為力的。”

跳舞的手鼓聲像沉沉的流水聲響透過牆來，屋裏的女人一直在傾聽鼓聲，也不知聽了多久了。門打開時，她嚇了一跳，這時突然湧進來的一陣手鼓聲就像從她心裏迸發出來的一團火。她全無表示她聽到了亞威祖的話，只是動也不動地坐在黑暗之中。

但是亞威祖知道她聽到了他的話，而且在心裏可憐她。他手脚並用爬到房間中央，他很清楚爐子就在那裏。他用手指撥開覆蓋着的餘燼，用口吹吹，木炭開始冒火了，他就在上面放入小片的松木，然後在四邊圍上胳膊粗的木柴。房間一下子亮了。

“你為什麼不出去和其他婦女一齊跳舞呢？”他這樣問，心裏却一陣刺痛，因為這並非他真想說出的話，也因為女人仍舊是毫無反應。“你應該和她們一道跳舞，”他接着說：“就像——就像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他看着女人，她靠在牆邊，身子縮成一團，爐子的火焰在她臉上照出了奇異的光亮與陰影。她默然不語，但這並非是由於惱怒或憎恨。

“出去吧，出去跳舞吧。如果你不是爲了這次分手而恨我，就出去跳舞吧！有人看到你跳得那麼好，他會喜歡你的舞蹈，會跟你結婚。誰知

道呢？可能跟着他你會比跟着我更幸運。”

“我不要別的男人，”她厲聲道：“我不要別的男人！”

聽到她終於說了話，他倒放心了。“你很清楚，我也不想要別的女人，你是知道的，不是嗎？林妮，不是嗎？”

她沒回答。

“你是知道的，林妮，不是嗎？”他重複地問。

“是的，我知道。”她無力地答。

“那可不是我的過錯，”他說，心裏由於她的回答而得到了慰藉。“你不能怪我的，我一直是你的好丈夫。”

“你也不能怪我，”她說，幾乎就要哭出聲來了。

“不，不，你一向對我很好，你是個好妻子，我對你沒有一點意見，”他整理了一下柴火說：“這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必需要有兒子。七年已等得太久了，真的，我們等得太久了，在為時未晚之前，我們應該碰碰別的機會。”

這時，女人挪動了一下身體，伸展右腿，把左腿曲在身下，並把圍在身上的毯子拉得更緊一點。

“你知道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她說：“我求了多少次神！我奉獻了多少隻雞呀！”

“是的，我知道。”

“你記得嗎？那一次我沒問你 就宰了一頭豬時，你生多大的氣呀！我宰豬是爲了求神，因爲我跟你一樣想要小孩。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神認爲我們之間不適宜有小孩，”他說，撥動柴火，火焰冒得更高，黑烟直升屋頂。

林妮低下了頭，下意識地把綑綁地板竹片的籐條拉拉緊，她用力拉着，裂開的竹片就上下跳動發出輕輕的響聲。外面跳舞的鑼聲透過牆壁，直灌她的耳朵。

亞威祖朝林妮走去，但在她跟前就停了下來，看了一眼她那古銅色的剛毅的臉孔，轉身走到放水罐的地方，拿起一隻椰子殼杯子，盛了一杯水就喝，這是林妮在黃昏時從山澗提回來的泉水。

“我回來是因爲我在跳舞的人羣中沒見到你，”他說：“當然了，如果你不想參加我的婚禮，我也不勉強你，我來是要告訴你，雖然我和瑪達蓮美結婚，但她永遠不會像你那麼好。她種豆子不如你，提水不如你，也不會像你把房子整理得那麼潔淨。你是全村最好的妻子之一。”

“就算是這樣，對我沒有什麼好處，不是嗎？”她說。她愛惜地注視着他，幾乎微笑了。

他把椰子殼杯子放在地上，走到她面前，雙手捧着她的臉，留戀地欣賞她的美麗。她的眼睛

却瞧着別處，心疼地想着以後他再也不會用手捧着自己的臉了。

明天她再不屬於他了，她會返回雙親家裏。他鬆手放開她的臉，她彎身向着地板，手指輕輕地拉着裂開的竹片。

“這房子是你的，”他說：“是我爲你蓋的，就把它看作是你自己的吧。住在這裏，你高興住多久都行。我另外再蓋一間給瑪達蓮美。”

“我不需要房子，”她慢吞吞地說：“我會回到自己家裏，爸媽都老了，他們需要人幫忙種豆子和舂米。”

“那麼我把我們結婚第一年開出的山地給你，”他說：“你知道，我是爲你開的，是你幫助我使這塊地成了我們的財產。”

“我不需要任何土地。”她說。

他看看她，然後轉身走開，兩人默默無言地過了好一會。

“回去跳舞吧，”她終於說：“你留在這裏是不對的。他們會來找你，瑪達蓮美也會不高興的。回去跳舞吧！”

“如果你也來跳舞——最後一次吧，我會覺得好過一點。聽，鐸在敲呢！”

“你知道我不能夠這樣做。”

“林妮，”他溫柔地說：“林妮，我這樣做只是

因為我需要孩子。你知道沒有孩子，生活是沒有意義的。那些男人背地裏就譏笑過我，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她說：“我會向神禱告，祝福你和瑪達蓮美。”

她咬緊嘴唇，瘋狂地搖着頭，忍不住竟失聲痛哭。

她想到過去了的七年，想到新生活開始時他們滿懷的希望。那一天，他帶她離開娘家，橫越河流，爬上山路，跨過深深的峽谷。那一天，激揚的江面泛起白浪碧波，銀光閃閃；泉流的吼叫聲在懸崖峭壁間迴響着。瀑布從另一山頂洶湧而下，他們不得不仔細看準他們要踏上的每一塊岩石——一滑腳就意味着死亡。他們走遠了，但耳邊仍響着水聲。

他們一同喝了泉水，在河岸的另一邊休息了片刻，然後爬上最後一坡到了山的另一邊。

現在，她看着火光在他的臉上跳躍——他那強壯、剛毅又仁慈的臉。他一向說話風趣，常把她和村裏的人逗得哄然大笑。過去，她對他這種幽默感多麼引為自豪呀！他臉上古銅色的肌肉堅韌、結實，眼睛真率、明亮。她注視他的身體，為她開山墾地，闢成了五塊耕地的身體，他那寬肩、豐滿的軀幹行動起來就像是發亮的木材在移

動一樣。他的手臂和雙腿滿是結實的肌肉——他是健壯的，而正是因為這樣，她就失去了他。

她投身到他的腳下，緊抱着他的雙腿，叫喊着：“亞威祖，亞威祖，我的丈夫，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個孩子。”她深情地以嘶啞的聲音低低地說：“看看我，看看我的身體，那時候它是充滿希望的，它能跳舞，它能種田，它能翻山越嶺，甚至到現在它仍是結實的、豐滿的。可是，亞威祖，神却不庇佑我，亞威祖，神對我太殘酷了。亞威祖，我没有用了，我得死去。”

“不該死去！”他說，把她抱在懷裏。她那豐滿的胸脯緊貼着他，她在顫抖，她雙臂緊緊圍着他的脖子，頭倚在他的右肩上，披散的頭髮就像是發亮的黑瀑布。

“我不要耕地，”她喃喃地說：“我不要房子，除了你，什麼我也不要，我不要別的男人。”

“那麼你就得永遠沒有孩子了。”

“我回娘家，我會死去。”

“那麼你就一定恨我，”他說：“如果你死了，就是說你恨我，你不想我有小孩，你不想要我的名字在家族裏傳下去。”

她沉默了。

“如果我不作第二次嘗試，”他說：“那就意味着我完結了，沒有人繼承我從山裏開闢的耕地，

沒有人繼我之後。”

“如果你失敗——如果第二次你失敗——”她沉思地說。接着她的聲音發抖。“不，不——我不想你失敗。”

“如果我失敗了，”他說：“我就回來找你，那時我們倆就一起死去，我們倆就從我們這一族人中消失掉。”

如雷的鑼聲從遠處傳來，直透牆壁。

“我要保留我的珠鍊，亞威祖，”她說：“亞威祖，讓我保留珠鍊吧！”她的聲音像是竊竊私語。

“你可以保留那些珠子，那是很古老的珠子，祖母說它們來自北方，來自大海那邊那些長着鳳眼的人。你留着它吧，林妮，它可值廿塊耕地。”

“我要保留珠鍊只是因為它代表了你對我的愛情，”她說：“我愛你，我愛你，但却什麼也沒有給你。”

她猝然離開他的懷抱，因為外面有人叫喊：“亞威祖！亞威祖！大家在舞會上找你呀！”

“我不忙於走，”亞威祖對她說。

“長老們會責備你的，你還是走的好。”

“除非你告訴我你没事了，我才走。”

“我没事了。”

他緊握她雙手。“我這樣做只是爲了家族，”他說。

“我知道。”她回答。

他朝門外走去。

“亞威祖！”

他像被長矛突然刺中似的停了下來，痛苦地轉身向着她，她臉上一片死亡般的痛苦。離開她，他心裏實在難受，她對他太好了。究竟是什麼使男人非要有孩子不可呢？在生活中，在田畝勞動中，在靜靜的夜裏，在夫妻共同的生活裏，在整個家族的維繫中，究竟是什麼使男人希望聽到自己孩子的笑聲和說話聲？假如他改變主意了呢？為什麼族裏不成文的法律要求男人一定得有兒子的繼承？而且，如果不育的是他自己呢？——他愛林妮，像這樣地離開她就等於砍掉他生命的一半。

“亞威祖，”她說，雙眼似乎在火光中微笑，“珠鍊！”

他轉身走到房間裏最遠的一角，打開他們用來放置財物的箱子，裏面放着打仗用的斧頭，長矛，裝飾盒子和珠鍊。他在黑暗中找出祖母在他結婚那天送給林妮的珠鍊，走到林妮跟前，托起她的頭，把珠鍊掛上，扣好。白色的、碧綠的、橙黃的珠子在火光中閃閃發亮。她突然擁抱他，緊緊地擁着他的脖子，好像永遠不會放他走開似的。

“亞威祖，亞威祖，真叫人受不了！”她閉着眼睛，喘着氣，把臉深深地埋在他的脖子上。

外面又有人喊他，她鬆開雙臂，他匆忙地朝外走進黑暗之中。

林妮獨自一個人在黑暗中坐了一會兒，然後走去打開門，月光照亮了她的臉，月光照亮了整個村莊。透過其他房子的間隙，她聽到了鐸聲，她知道這些房子裏都是空寂無人的，全族的人都在婚禮舞會上，只有她沒去。難道她不是村裏最優秀的舞蹈家嗎？她不是跳得最輕盈、最美妙的一個嗎？在所有女人中，不是只有她才會像小鳥在地上啄米一樣，按着鐸響的節奏輕盈地起舞嗎？男人不是都讚賞她那豐滿的身段，女人都妒忌她那像雄鷹展翅的美妙的舞姿嗎？今天，所有的女人，以前曾為她跳舞的女人，都為另一個女人跳舞，而這個女人的唯一權利只不過是她可能會給丈夫生個小孩！

“那是不對的，那是不對的，”她叫喊：“她怎麼知道她就會生育孩子呢？別人又怎麼知道？那是不對的！”

突然間，她產生了勇氣，她要去參加舞會，她要去找族長，去找長老們，告訴他們那是不對的，亞威祖屬於她，沒有人能把他奪走，讓她成為第一個反抗的女人，第一個取消那不成文法律

的人。她會使舞會中斷，把亞威祖喊回來，他一定會悔過的，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像河流一樣長流不息嗎？

她朝着村子在開舞會的地方走去，那裏一大堆焰火在燃燒着，整個地方都照得亮堂堂的。鑼聲更響了，似乎在向她召喚。她走近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見跳舞的人羣，男人拿着手鼓成圈地圍着女人跳，女人穿上節日服飾，帶上珠鍊，像美麗的鳥兒隨着男人起舞。舞蹈之火溫暖了她的心，血液奇異地在沸騰，她朝前奔去。

但是火焰的光亮突然使她停步不前。有人看見她走近嗎？她呆住了。如果有人看見又怎麼樣呢？火舌升起，發射出無數火星，在黑夜中就像黃色的斑點，火焰朝她伸出歡迎之手，但她却没有勇氣投入婚禮舞會。

林妮離開了跳舞場地，離開了村莊。她想起了四個月前亞威祖和她開闢的那一塊種豆子的耕地，她沿着村子上邊的小道走。

當她走到山溪時，她小心翼翼地橫過小溪，這一次可沒有人拉住她的手，而且溪水又很冷。小道直朝上走，她已到了月光照亮的小樹叢中，慢慢地，她往山上爬去。

林妮到達了那塊耕地。從她站立的地方，她可以看到村邊的火堆，那裏，人還在跳舞，她還

能聽見遠處的鑼聲在山間迴盪，這種聲響並沒有譏笑她，相反，却像是與她款款談心，對她傾訴沉默的愛情。她感到這種聲音的吸力，似乎它在感謝她，感謝她所作的犧牲，她的心禁不住也像手鼓一樣地跳動着。

林妮想到亞威祖，她很久以前就認識的亞威祖——一個健壯的男孩從山上背柴火回家。一天她去打水時在路上碰到他，他在泉邊喝水、休息。她請他用椰子殼杯喝她取來的冰涼的泉水。以後，他没花多長時間就作出決定，把長矛插在她父親的梯子上表示要娶她為妻。

豆子耕地在冰涼的月光中顯得很冷，微風吹拂着豆子的綠葉。林妮找了一塊大石塊坐下來，周圍都是豆子，她的身體消失在豆子叢中。

再過幾個星期，再過幾個月，再過幾年——有什麼關係呢？她會拿着豆花，它柔軟如絲，晚上被露水打濕，早上則像銀子一樣，帶着淡藍、花白的銀色。花兒凋謝了，豆莢就從花心長出，一直長到長長的。

林妮的手指在生長的豆莢間長久、長久地撫摸着。